

卖糖书话
MAITANG SHU HUA
书海浮槎文丛



施蛰存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SHUHAIFUCHA WENCONG.MAITANG SHU HUA

卖糖书话



施蛰存

书海浮槎 文丛

顾问：巴金 冰心
季羡林 萧乾

主编：戴文葆

执行主编：傅光明

湖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邹智贤

装帧设计：李卫平
陈巽如

版式设计：李卫平
朱永红

卖 糖 书 话

施蛰存 著

刘 屏 编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南路78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092 1/32 印张：7.625 插页：3

字数：137000 印数：1—6000

ISBN 7—5438—1640—7

I·206 定价：13.00元

书中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总 序

季羨林

古今中外赞美读书的名人和文章，多得不可胜数。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朴素的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天下”而又“第一”，可见他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

为什么读书是一件“好事”呢？

也许有人认为，这问题提得幼稚而又突兀。这就等于问“为什么人要吃饭”一样。因为没有人反对吃饭，也没有人



说“读书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却认为，凡事都必须问一个“为什么”，事出都有因，不应当马马虎虎，等闲视之。现在就谈一谈我个人的认识，谈一谈读书为什么是一件好事。

凡是事情古老的，我们常总说“自从盘古开天地”。我现在还要从盘古开天地以前谈起，从人类脱离了兽界进入人界开始谈。人变成了人以后，就开始积累人的智慧，这种智慧如滚雪球，越滚越大，也就是越积越多。禽兽似乎没有发现有这种本领。一只蠢猪一万年以前是这样蠢，到了今天仍然是这样蠢，没有增加什么智慧。人则不然，不但能随时增加智慧，而且根据我的观察，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有如物体从高空下坠一般。到了今天，达到了知识爆炸的水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克隆”使全世界的人都大吃一惊。有的人竟忧心忡忡，不知这种技术发展伊于胡底。信耶稣教的人担心将来一旦“克隆”出来了人，他们的上帝将向何处躲藏。

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比如长城等等，二是书籍，以后者为主。在发明文字以前，保存智慧靠记

忆；文字发明了以后，则使用书籍，把脑海里记忆的东西搬出来，搬到纸上，就形成了书籍，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我常常想，人类向前发展，有如接力赛跑，第一代人跑第一棒；第二代人接过棒来，跑第二棒；及至第三棒，第四棒，永远跑下去，永无穷尽，这样智慧的传承也永无穷尽，这样的传承靠的主要就是书，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这样一来，读书不是“天下第一好事”又是什么呢？

但是，话又说了回来，中国历代都有“读书无用论”的说法。读书的知识分子，古代通称之为“秀才”，常常成为取笑的对象，比如说什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是取笑秀才的无能。这话不无道理。在古代——请注意，我说的是“在古代”，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造反而成功者几乎都是不识字的痞子流氓，中国历史上两个马上皇帝，开国“英主”，刘邦和朱元璋，都属此类。诗人只有慨叹“可惜刘项不读书”。“秀才”最多也只有成为这一

批地痞流氓的“帮忙”或者“帮闲”。帮不上
的就只好慨叹“儒冠多误身”了。

但是，话还要再说回来，中国悠久的优秀
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是这一批地痞流氓，还
是“秀才”？答案皎如天日。这一批“读书无
用论”的现身“说法”者的“高祖”、“太祖”
之类，除了镇压人民剥削人民之外，只给后代
留下了什么陵之类，供今天搞旅游的人赚钱而
已。他们对我们国家毫无贡献可言。

总而言之，“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现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一套《书海
浮槎》，实在也是天下一件“好事”。因此，我
十分乐意为这一套书写这样一篇短序。

1997.4.8

前 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施蛰存先生的小说可以称得上是风格独具的。早在二三十年代，他就曾消化和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创作了一批展示人物内心活动、剖析人物情感变异的作品，这些“心理小说”被当时和日后的文学评论家和研究者归入中国的“新感觉派”，称施蛰存先生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

施蛰存先生的散文也极具个性色彩。如果把他的小说比作调制精美的“鸡尾酒”的话，那么他的散文则是虎跑泉醪泡的“西湖龙井”，令人回味无穷。



读施蛰存先生的散文作品，很像是与一位慈眉善目的文化老人围炉话家常，使你感受到作者的渊博学识、丰厚阅历和真知灼见，然而又绝然不见作者以长者自居、以教诲者自恃的气势。此刻，即使你是第一次走进作者的散文世界，也会产生忘年之交、故人相晤的感觉。在随随便便、朴素平易的交流中，作者会信手拈来一两句机智幽默的解颐妙语，令人掩卷深思。

施蛰存先生的散文在数量上并不很多，建国前，仅出版过《灯下集》、《待旦录》两部，同时还有几十篇散见于报刊上。解放以后，他转向古典文学研究和教书育人的工作，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少有文章面世。直到80年代才再次进入创作的“第二个春天”，创作了大量饱含人生阅历和洞见的篇章。

本书收录了施蛰存先生有关读书治学的作品数十篇，试图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去品味、领会作者的深刻洞见和深层体验，将作者半个多世纪书海浮槎的经历和感悟化为读者的精神财富，我想，这既是施蛰存先生所愿，更是我们年轻后学的福音。

有一年，施蛰存先生去古都西安参加唐代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想到一位朋友曾以“敲锣卖糖”比作平生从事的古典文学教育和著述生涯，施先生看到满会场“卖糖的”，于是就有了《卖糖诗话》的文章。在此我想稍作“篡改”，称本书为《卖糖书话》，但愿没有违背施蛰存先生的初衷。

目 录

1	总 序 季羨林
1	前 言 (刘 屏)
1	买旧书
4	小品·杂文·漫画
8	绕室旅行记
18	我的爱读书
22	我的第一本书
29	乙夜偶谈
29	小 引
30	形象思维
32	宗教艺术
33	旧书店
36	古代旅行
38	真实和美

41	官僚词汇
44	神仙故事
46	题 目
48	百花齐放
50	贺年片
53	卖糖诗话
68	寒山寺碑二题
73	古文名句赏析
73	小 引
73	悠 然
75	先忧后乐
76	匹夫无责论
77	闲话孔子
83	“自由谈”旧话
85	“管城三寸尚能雄”

90	《十日谈选》题记
93	《先知》及其作者 ——无相庵随笔之一
98	《无意思之书》 ——无相庵随笔之三
102	《庄子》与《文选》
105	狄根司小说中的旅店
115	重印《燕子龕诗》引言
118	重印《边城》题记
122	重印《杂拌儿》题记
125	《戴望舒译诗集》序
129	重印《黄金》题记
133	《宝姑》
137	古今中外的“小说”
141	杂谈《金瓶梅》

147	《十年创作集》引言
152	《逸梅选集》序
156	读杨绛《洗澡》
159	杂览漫记
159	《胡萝卜须》
161	《心理分析派小说集》
162	《收获》一九九二·一
165	《唐宋词集序跋汇编》
166	《杜米埃画集》
168	《湘行集》
169	《遐庵谈艺录》
170	《外国百家爱情诗选》
171	嘉业堂藏钞本书目
173	《人类的艺术》
175	《现代名人书信手迹》

177	《春游琐谈》
178	《读岭南人诗绝句》
179	“联珠诗格”
181	《棕槐室诗》
182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185	关于鲁迅的一些回忆
194	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
206	南国诗人田汉
209	纪念傅雷
214	丁玲的“傲气”
219	滇云浦雨话从文

买 旧 书

吾 乡姚鹓雏先生有句云：“暇日轩眉哦大句，冷摊负手对残书。”近来衣食于奔走，殊无暇日，轩眉哦句之乐，已渺不可得，只有忙里偷闲，有时在马路边看见旧书店或旧书摊，倒还很高兴驻足一番。我觉得这“冷摊负手对残书”的确是怪有风味的。

上海的旧书店，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卖线装旧书的，这就等于骨董店，价钱比新书还贵。第二种是专卖中西文教科书的，大概在每学期开始时总是生意兴隆得很，因为会打算盘的学生们都想在教科书项下省一点钱下来，留作别用，横竖只



要上课时有这么一本书，新旧有什么关系呢。第三种是卖一般读物的西文书的，也就是我近年来常常去消遣那么十几分钟的地方。

在中日沪战以前，靶子路虬江路一带很有几家旧书店，虽然他们是属于卖教科书的，但是也颇有些文学艺术方面的书。我的一部英译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便是从虬江路买来的。

西文旧书店老板大概都不是版本专家，所以他的书都杂乱地堆置着，不加区分，你必须一本一本的翻，像淘金一样。有时你会得在许多无聊的小说里翻出一本你所悦意的书。我的一本第三版杜拉克插绘本《鲁拜集》，就是从许多会计学书堆里发掘出来的。但有时，你也许会翻得双手乌黑而了无所得。可是你不必抱怨，这正也是一种乐趣。

蓬路口的添福书庄，老板是一个曾经在外国兵轮上当过庖丁的广东人，他对于书不很懂得。所以他不会讨出很贵的价钱来。我的朋友戴望舒曾经从他那里以十元的代价买到一部三色插绘本魏尔仑诗集，皮装精印五巨册，实在是便宜的交易。

说到这部魏尔仑诗集，倒还有一个好故事。望舒买了此书之后一日，来了一个外国人，自称是爱普罗影戏院的经理，他上一天也在添福书庄看中了这部书，次日去买，才知已经卖出了，他从那书店老板处问到了望舒的住址，所以来要求鉴赏一下。我们才知道此公也是一个“书淫”，现在他已在愚园路和他的

夫人开了一家旧书铺。文学方面的书很多，你假如高兴去参观参观，他一定可以请你看许多作家亲笔签字本、初版本、限定本的名贵的书籍的。他的定价也很便宜，一本初版的曼殊斐儿小说集《Something Childish》只卖十五元，大是值得。因为这本书当时只印二百五十部，在英国书籍市场中，已经算是罕本书了。

买旧书还有一种趣味，那就是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题字和藏书帖（Exlibris）。我的一本爱德华·李亚的《无意思之书》，本来是一种儿童用书，里页上却题着：

To John

Fr. his loving wife Erza

Xmas, 1917.

从此可以想象得到这一双稚气十足的伉俪了。藏书帖是西洋人贴在书上的一张图案，其意义等于我国之藏书印，由来亦已甚古。在旧书上常常可以看到很精致的。去年在吴淞路一家专卖旧日本书的小山古书店里看见一书中贴着一张浮世绘式的藏书帖，木刻五色印，艳丽不下于清宫丽美图（即《金瓶梅》插图），可惜那本书不中我意，没有买下来。现在倒反而有点后悔了。